



RIBEN
HUOJIANG
TULI
XIAOSHUO
XUAN

巧妙大胆的诡计 缜密冷静的推理
知性解谜与感性煽动的结合 大师风采不容错过

日本获奖 推理小说选

(经典珍藏版) 下

李重民◎编译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

RIBEN
HUOJIANG
TUILI
XIAOSHUO
XUAN



巧妙大胆的诡计 缜密冷静的推理
知性解谜与感性煽动的结合 大师风采不容错过

日本获奖 推理小说选

(经典珍藏版) 下

李重民◎编译



目录 (上)

天使之耳·····	1
动机·····	20
奸 毒·····	47
耍弄侦探·····	66
他杀的疑惑·····	89
古怪的脸·····	109
候车室里的意外之财·····	126
伪装之夜·····	141
立体声音响杀人事件·····	172
三亿日元的噩梦·····	194
伊良湖岬凶案·····	202
两秒钟的死角·····	229
圈 套·····	243
两张相同的名片·····	263
深夜杀机·····	291
东北新干线杀人事件·····	308
被投过毒的橘子汁·····	327
神秘的道别电话·····	341
罪恶的火焰·····	356
少女委托人·····	374
车祸背后的风情·····	394



目录
(下)

镜中的罪迹·····	421
黑夜里的追踪者·····	441
带走过去的女人·····	464
迷 途·····	492
黑夜里的圈套·····	520
受到制裁的人·····	531
民宅里的噪音·····	552
揭开黑夜里的迷雾·····	571
密 会·····	587
静静的疯狂·····	602
红色的天城高原·····	616
山 庄 凶 案·····	641
高利贷带来的厄运·····	658
餐 车 凶 案·····	684
红色的毒蛇·····	700
蔷薇和小刀·····	717
白色的丑闻·····	737
疑似凶手的爱·····	751
黑 夜 遇 袭·····	769
女性连续被害案·····	780
有两个丈夫的女人·····	797
神话国里的杀人事件·····	810

镜中的罪迹

森村诚一

1

和多田新一自认为百事亨通。在公司里工作了三十五年，前几天终于得到了勤勉奖。

他三十五年前从某所二流的私立大学毕业进入现在的公司，至今没有跳过槽，人们由衷地佩服他的坚定。不仅服务的公司没有变，而且连住房也从来没有搬迁过。三十五年来没有挪过窝，这也是极其罕见的。

他住在神奈川县 I 市的破房子里。那是父母遗留下来的旧房子，非常简陋，下雨天屋里要撑伞，满屋子都是穿堂风。他不舍得放弃这所旧房子购置新房，因此就一直这样住着。

房子虽然狭窄却也有优点，朝南，有院子。和多田在这所房子里出生、上学、结婚、培养孩子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他前半生的生活史就铭刻在这栋房子里。

公司在市中心，就职后上班路途远，好几次想卖掉这栋房子，在公司附近购置公寓，但这是父母的唯一遗产，他对这房子还存有偏执的爱。

上班慢慢地习惯了。因为开发高峰导致车辆绕道通行，平均上班单程延长到一个半小时左右，但由于市区的扩大，和多田的住所已经不是“远距离”了。

在郊外的破住房和公司之间，他毫不厌烦地来回走了三十五年。这虽说也是因为和多田性格保守的缘故，但同时也因为他那不易浮躁、执著于某件事物的粘着性气质所致。也可以说，他的名字不应该叫“新一”，应叫“旧一”。

靠着这种性格，他在公司里虽没有受到重用却信誉斐然。尽管他的身上缺乏赏心悦目的闪光点 and 进取精神，但做事稳妥，使人能放心地将工作交付给他，颇受公司干部、部下、后辈的信赖。

相反也可以说，那种信赖成了将他束缚在公司里无法跳槽的锁链。

除了休息天之外，他每天早晨 6 点 30 分起床，7 点 30 分离家，骑自行车到 I 车站，坐上 7 点 48 分始发 I 车站的通勤快车，8 点 55 分到公司。只要计时器不出故障，一分钟也不会偏差。

下班有时会有误差，一般下午 5 点 30 分到 6 点之间离开公司，到家时间最迟 7 点 30 分。如果要在下班途中喝喝酒，这便是一种特殊的状况。

三十五年来，和多田的生活模式雷打不动一成不变。

和多田常常自问这样算不算好。每天如此交替反复，单调地消费着仅有的一次人生算不算好？自己的人生中有没有过可称之为挑战或冒险的事，哪怕只有一次。

对异性，他只知道妻子一个人，只是难得出去旅游或参加公司旅行才发现世界挤满了漂亮的女性，充满着永无止境的未知事物和多样化的价值，他却如同生活在井底似的自我封闭着，快速地走向衰老。在公司里也已经快要退休，正所谓“暮色苍茫路漫漫”，近来他常常感到自己这条路好像走错了。

然而，除此之外，还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？对快走到人生尽头的和多田来说，他不敢想象选择其他的道路。结果，现在的公司最适合他的脾性，除了共同生活多年的妻子之外，和其他女人结婚，他连想都不敢想。

说明我的选择最适合我。如果有机会重度人生，我会依然选择与现在的生活差不多的人生道路。和多田努力劝服自己。

除了公司和家庭之外，和多田另有一个生活圈，就是上下班的电气列车。每天来回要度过两个多小时，这构成了他人生的重要部分。在这三十五年里，沿途的风景有了很大的变化。荒地经耕种成了沃土，沃土被住宅侵蚀，山岳被推土机削平，森林被采伐后建起简易工棚，木棚站台也摇身一变成了时髦的新干线车站大楼。

电气列车也改朝换代，旧的渐渐报废，被设有空调的新型车代替。在这三十五年里，可以说铁路沿线的一切事物都已焕然一新，唯独和多田一个人没有变。

这里已经在开发。在他是学生的时候，这里还是一片广漠的原野，现在已很难找到原野的影子。开发进入高峰，发展异常迅猛，简直让人怀疑，按这样的速度开发下去，空地马上就会从全日本消失得干干净净。

然而，如果仔细观察，列车沿线尽管很少地方滞留着往昔的影子，但也并非没有。推土机还没有进入的自然丘陵和树林在开发的汹涌波涛面前，勇敢地保持着它的旧貌，虽然如强风中的灯火那般脆弱，但依然是和多田所熟悉的风貌。

除了大自然之外，还有旧房子和桥梁以及其他建筑。它们虽然寥寥可数，但在和多田往返将近四十年（包括上学）的沿途上仍然维持着原有的模样。他觉得它们是他的战友。是在抵御时代变迁的、无望获胜的战斗中，一直生存至今的战友。

但是，和多田在人类中没有战友。没有人在同一条线路上通行长达四十年。虽说偶尔也能找到老面孔，但都是调动工作的人返回“故里”看看的“望乡族”。

面容经常在变换，但每天上下班，“老伙计”的脸仍会记住。回家时间各不相同，但上班时间是固定的，就连乘坐的车厢也大致固定在某个位置上。这也许应该说是白领族的可悲习性吧。

名字、住处、上班地点都一无所知，作为常客唯独面容却记住了。不过，即使相互间记住了对方的长相，关系也不会有更多的发展。

这是他乘坐的私铁乘客的特点。在列车或其他私铁中，即使乘坐长达四十年，乘客之间也绝对不会相互熟识。这既是这条沿线的优点，也是冷漠之处。可以说，这才是都市化的特征。

大约从一年前开始，和多田注意上了一名女性。她约莫二十四五岁，面容秀整，打

扮入时，一副高级女白领的模样，在半途中的M车站坐上和多田乘坐的车厢。

和多田在新宿终点站还要换乘国营电气列车，女白领在终点站与和多田分别向不同的出口方向走去，所以估计她的工作地点是在新宿。

她在M车站上车后，总是站在朝前进方向左侧的门边，等列车启动后通过离车站不远的地方时，挥动手帕。在M车站时车厢内还是比较空的。

然后，她离开车门走到车厢的中间。和多田对她产生了兴趣。不知道她是在向谁挥动手帕。列车通过是一瞬间的，因此怎么也看不清楚。

一天早晨，和多田留意到车窗外有件东西朝他的眼睛闪了一下，是瞬间的，所以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。孩提时玩过镜子反射的游戏，就是那种感觉。

翌晨，她又从M车站上车了。这次，和多田将注意力集中在窗外。通过某幢房子边上的时候，她挥动着手帕时，和多田的眼睛又被晃了一下。

尽管一瞬间，但和多田还是看到了它的源头。就是他小时玩过的镜子反射。那幢房子是他的“战友”，是至今还以摇摇欲坠的脆弱身姿瘫软地伏在沿线路端^④的旧平房。

那是一幢很旧的房子，和多田刚开始乘坐这条线路时，它就已经奄奄一息了。大约从一年前起，妇人老迈的身影已经不见，但房子的窗户打开着，还飘荡着生活的气息，不难推测里面还住着人。

也许老姬已经躺在房子里起不来了。也许“手帕女”住在老姬的附近，在工作之余照顾着老姬。也许心地善良的她在上班途中的电气列车上挥动手帕，是暗示老姬尽管寂寞但要等着她回来。难道卧床不起的老姬通过镜子的反照看得见她在挥动手帕？

不知道老姬能否在镜子中看到飞速而过的电气列车上挥动着的手帕，但她只要看到她乘坐的电气列车，就能安心地忍受一整天的孤寂了吧。

和多田第一次看到这户人家的妇人是大约四十年前。那时妇人已经老迈，所以现在如果卧床不起的话，准是相当高龄了。

不过，他是最近一年才看到“手帕女”的。老姬与“手帕女”是什么关系？在四十年中是最近一年才出现的，所以不会是老人的女儿或孙女。如果是他人自愿来照料老姬，那她就是当今的奇异女子。

和多田对“手帕女”的关心越来越浓，甚至羡慕起那位卧床不起的老姬了，因为每天早晨有人在她挥动着手帕。

2

4月1日，和多田照例坐上那趟电气列车，照例站在那个位置上。列车到达M车站。但是，“手帕女”没有上车。无法想象她会不坐上一直乘惯的车厢而上了其他车厢。

和多田隐隐地感到失望。与她见面（是单方面的）是他隐匿在内心里的乐趣。他觉得，他的一天是从见到她开始的。他感到心中若有所失。

注：地名。

但是，他的失落被更大的惊愕所替代。列车来到她挥动手帕的、躺着老妪（未经证实）的房子边上时，和多田惊诧地瞪大了眼睛。那幢房子没有了！不！确切地说，是烧塌了。废墟中冒着白烟。看得见消防员和警察在检查焚迹的身影。

昨天回家时，房子还依然在那里，估计是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这段时间里着火的。刚灭火不久，白烟在不断地往外冒着。

电气列车将和多田的惊诧抛在一边飞速驶过。于是，他又失去了一个老“战友”。“战友”不仅仅是房子。躺在那所房子里的老妪怎么样了？安全获救了？还是与房子同命运了？

这天一整天，和多田几乎没有心思工作。

歹徒杀害卧床不起的老妪后纵火

都下M市卧床在家的老妪遭到歹徒袭击被勒死，接着房子被烧毁。估计歹徒是为了抢夺老妪积蓄的现款。面对如此残忍的作案手段，警察怒不可遏，发誓一定要抓住凶手。

居住在都下M市沿线路端町1之15的被害人野际纒（87岁），于两年前跌倒，腰部受伤后就一直卧床不起，据说生活由附近的居民轮流照顾。昨天晚上，她精神很好，要邻居主妇做蛋炒饭给她吃。野际纒于12年前丈夫耕造君因心力衰竭死去后接受生活保护待遇独自生活着。

因住房破旧漏雨严重，市福祉课最近曾劝她住院，但遭到她的拒绝。她不愿离开这所丈夫留下的房子。

4月1日凌晨4点左右房子起火，附近的人发现时，火势已经蔓延无法靠近。

凌晨5点左右，消防车赶到控制了火势，消防人员在焚迹中发现了野际纒的尸体。据查验，证实野际纒的脖子上有绳子缠绕的痕迹。警方推断凶手勒死野际纒之后，为了隐匿罪行才点的火。警方估计是野际纒熟悉的人作案，现已开始调查。

看了这天的晚报，和多田大吃一惊。这篇报道完全是有关他的“战友”的。烧房子，难道是抢劫杀人犯所为？老妪瘫痪在床无依无靠，抢这样一个老人的钱还下毒手后连房子都烧了。这是一个多么凶残的凶手啊！虽是他人的事，但和多田颇感不平。

因为推断是熟人作案，所以早晚会的抓住凶手，但他希望这种社会的公敌尽早被抓获。

和多田从熟人作案中产生了联想。在他的脑海里，女白领挥动着手帕的身影与老妪那所房子重叠在一起。“难道……”和多田喃喃语着想要打消自己的联想。

那位女白领美丽善良，不会做出如此残暴的事来的。他不知道老妪藏着多少钱，但从女白领的衣着来看，生活非常富裕，从身上微微飘出的香味推断，她一定在身上喷了一种很优雅的香水。

只有一天没有上班，便将她与凶残的罪行联系起来，和多田为自己的联想感到可耻。那是对她最不敬的联想。

但是，案发的第二天，她也没有出现。再以后也没有出现。她的身影背叛了和多田祈祷似的愿望，从老妪的房子被烧的第二天起，突然销声匿迹了。

至此，和多田的联想越来越执著，他无法阻止自己的联想。她在火灾的第二天消失，他觉得这可能是偶然。

3月到4月是各公司人员工作调动期，因此不难想象可能她被调到别处去了。和多田死抱着这种可能性想要抹去自己那可憎的联想。

杀害老姬纵火嫌疑犯被逮捕

调查4月1日都下M市沿线路端町野际纓君被杀、住房纵火案的M警署，因抢劫、杀人、纵火的嫌疑，10日逮捕了该市富冈新田18之13的无业人员澆本繁幸。

面对警察的讯问，澆本招供说：“被高利贷所逼走投无路，听人寿保险推销员说她单身生活很有钱，我便想抢她的钱。4月1日凌晨4点左右，我闯进了野际的家里，野际已经死了，钱一分也没有找到。我觉得是有人先来将钱取走了，我一气之下就将房子点上火后逃走了。”

警察估计澆本为逃脱罪行而作了假口供，便又开始调查。

和多田读着报纸报道，感到松了一口气。和多田的联想果然错了，“手帕女”是因其他什么事情才消失的。

上班途中非常单调，尽管只有一年左右的时间，但她那从车窗里挥动着手帕的身影成了和多田上班途中的点缀，一道感人的风景。和多田想象着她在其他哪条线路上挥动着手帕的身影。

3

半年以后，和多田退休，公司劝他留下，他谢绝了。他退休后以手工制作家具为兴趣，家具受到大家的好评，订货不断，最近就连外国人也来要求定制，甚至连家具制造商也闻名而来，想与他合作。尤其是他手工制作的立体声橱柜和收音机木箱等，有着一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，颇受人欢迎，简直到了供不应求的地步。

和多田希望能做一些自己喜欢的手工家具，自由在地度过余生。幸好孩子们都已成家，手中的积蓄足够与老妻两人过上小康生活。公司要求他再留三年。他想，与其靠着公司的情义在那顶保护伞下再过三年，不如在自由的旷野里无拘无束地生活。

“和多田君，退休后反而很高兴啊！”和多田去向同事们告辞，好多人对他这么说。

“和多田君还可以，因为有手艺，还是退休后赚钱呀！我这样的人一退休，第二天起就只能流落街头要饭了。”知道和多田爱好的同事打趣道。

“我们从现在起也要赚赚外快呀。”

“已经晚啦！而且和多田君赚的不是外快，是兴趣爱好。”

“即使爱好，也要有才能啊。”

“嘿！我也希望自己有这样的才能。”

“有那样的才能，就不会在这样的公司里待到退休了。”

“和多田君选错职业了吧。”

“这样一来，我们公司的活字典没有了，真寂寞啊！”

“三十五年里没有动一动，也是新纪录吧。”

“和多田君是没话说的，所以到了退休也要他留下来。”

同事们七嘴八舌充满着羡慕之情依依惜别。他们也因为都是一些快到退休年龄的人，所以非常羡慕和多田的“富裕退休”。

但是，提起大学毕业后的三十五年，这大致是人生的一半，而且还是精力最旺盛的时期。等于将一个人的前途全都奉献给了那家公司，所以即使退休后能飞向自由的旷野，也无法指望具备青年时期所拥有的发展可能性。

这是“有局限的自由”，时间和方向大致被限定着。因此不可能像青年时那样放得开。

退休离开公司，就预示着给坚持了三十五年的上班族生活打上休止符号。对白领来说，上班就只能是时间和体能的浪费。随着上班路程、时间的延长，他们的浪费会增加，疲劳加深，业余生活时间会缩短。

和多田退休后才体会到，上班已经成了自己多么沉重的生活负担。由于上班而产生的浪费不仅仅只是时间。为了到离家很远的公司上班，还必须做相应的准备，情绪从上班前起就开始紧张。人们常说“忧郁的星期一”，但实际上从星期日下午起就开始忧郁了。

上班之前的准备时间可以说是准上班时间，而且此前的紧张应称之为准工作时间。

退休后，这些浪费和压力一下子都消失了。在家里做事，一分钟就是一分钟，外出的衣着准备等都变得不必要，胡须也是一星期集中刮一次。

白领生活的最大支出——上下班，同时也是他们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离开公司以后，和多田竟怀念起曾如此厌恶的上下班了。早晨不必上班，却在固定的时间醒了。一想到可以不用去上班便觉得自由自在，同时也袭来一阵不可言传的失落。

如果没有那样的“手艺”，那种自由感便会荡然无存，只剩下孤独在啃噬着他的内心。在三十五年的白领生涯中，那种习性好像已经刻骨铭心，渗透进和多田的骨髓里。

和多田退休后在家悠闲地过了半个月左右，早晨已沉不住气，在遵守了三十五年的固定时间离家，对妻子谎称早晨散步，其实是想乘乘通勤电气列车。

然而，尽管只相隔半个月，但那已经不是和多田所熟悉的通勤电气列车了。即使人在车厢里，他也不是上班族了。他只是作为“局外人”乘坐通勤电气列车罢了。上班族的共同特征就是目标是工作地点，目不斜视，一路上精神很集中。但是，和多田既没有要去的地方，也没有约见的人，只是怀念上班时代，默然地坐坐电气列车而已。

在上班时代非常向往那种赋闲身份，但一旦真的有了这种身份，就会感到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地被社会疏远了。

在靠近M车站时，和多田的眼前浮现出“手帕女”的身影。她的存在一直牵动着他的潜意识。

和多田忽然想在M车站下车。上车乘客特别多，下车乘客寥寥无几。这个时间对在

M市工作的人来说，上班还稍稍早了一些。

走出车站，朝着那位老姬的房子废墟走去。焚迹上经过整理后搭起了装配式房屋。“手帕女”也一定就住在附近。

新房子挂着崭新的姓氏牌。和多田按响门铃。一名中年主妇立即探出脸来。

“很抱歉。听说这里是野际纛住的地方……”

和多田脱口讲出在报纸上看到的老姬的名字。

“野际纛，不认识啊！”主妇冷冷地答道。

“就是以前住在这里的老大娘。”

“对了！是那个老大娘啊！她被人杀了呀！真讨厌！我们和老大娘没有任何关系。”

“老大娘的亲戚，你认识吗？”

“听说她没有亲人。房子被烧了，房子的主人也死了，所以土地使用权就没有了，地主建起这幢房子，我是租的！你是老大娘的什么人？”

主妇的脸上流露出好奇。

“我以前曾经照顾过野际纛的丈夫。野际纛有没有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女儿或孙女？”

“嘿！如果有这样的人，就应该还住在这里吧。听说是一个瘫痪的孤单老人，你没有看报纸吗？”

“没注意。听说一位二十四五岁的姑娘在照顾老大娘。”

“会是志愿者吗？你去问问房东也许知道。”

主妇好像不耐烦了。从这里绕到房东那里。但是，房东也没想起有那样一位姑娘。

“我劝野际不要一个人住在那样的破房子里，到民生医院或养老院去，但她坚持说不去，不愿离开那幢丈夫留下的房子。不管多么破旧的房子，都有土地使用权，所以我们不能随便毁坏它，真令人为难。因为如果瘫痪老人死了就麻烦了。结果真的是那样，如果听我的话早点进设施中心，就不会倒那么大的霉了。”

房东一副责怪老姬不听自己劝告的口吻。但是，因为抢劫，房东收回了土地使用权。

“野际瘫痪以后，谁在照顾她？”

“这就知道了，因为我们不管别人的私事。”房东以私事为理由推托了。

4

最后也没有打听到什么，“手帕女”的去向仍不得而知。

和多田干脆放弃了追寻的念头。反正只是一个在通勤电气列车内擦肩而过的陌生人。

和多田竭尽全力地制作着趣味性十足的家具。他的手艺获得大众的好评，电视台闻讯也以“晚年趣味生活”为题作了广泛介绍，使得他的人气更旺。

大百货商店也赶来订货，和多田一跃成为“流行家具木匠”。他的家具被标上很高的价格成为抢手货。

“哪里是晚年，简直像‘壮年’那样忙呢。”和多田对妻子苦笑着说道。

对白领时代只是作为机器上的一个小“齿轮”的人来说，自己的作品受到社会的承

认和需要，这是一种全新的刺激，令人喜不自禁。

“要你的作品！必须是你的手艺！”这样的请求方式，是以前抹杀个性的白领时代所没有的。

和多田体会到离开公司后生活的效率。与现在的生活相比，白领时代其实是毫无生气可言的。即使没有死，也如同植物一般生存着。退休以后，和多田才第一次由植物变成了人。

随着收入的增加，各种各样的造访者也登门了。首先是银行、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人，接着是公寓、别墅、土地等不动产的推销员，汽车推销员、宝石商、西服店，再有各种团体的交易委托等，在公司上班期间毫无缘分的造访者蜂拥而来，甚至有时和多田要放下工作来接待他们。

已经出名的和多田在附近租借了一间住宅当做工作室，尽管如此，还是不能阻挡那些造访者。

希望得到和多田家具的都内大型百货商店“红房子”，每天都派人特地兴冲冲地赶到他这里，要求将和多田家具当做百货商店里的特色商品。

所谓的“特色商品”，就是签订专卖合同，将和多田制作的家具作为百货商店的商品出售。

主管者营业部长中森则男赶来苦口婆心地劝说和多田，罗列专卖合同的优点，介绍各种甜头。

“家具都是按我自己的兴趣制作的，所以不适合在大型百货商店里出售。”

和多田一谦虚，中森则男便说道：“所以才希望在我们那里出售先生制作的家具。先生的制作如果只在我们公司里出售，其价值和我们公司多年积累的声望联结起来，肯定会产生一个令人兴奋的双赢结果。你的家具制作起来不容易，如果进入我们公司强大的销售网络，你的家具就会更加受人欢迎。”

“我是一个人手工制作的，不能大批制作啊！”

无论怎样增大需求，都不可能扩大设备增加产量。

“这更能抬高先生的制作价值。如果我们公司专卖先生的大作，除了我们公司之外，其他公司得不到，大作的实际价值就会更高，物以稀为贵嘛！”

身经百战的百货商店店员中森巧舌如簧百般地劝说着。有权威的传统老百货商店低头哈腰地来要求签订专卖合同，说只要用“红房子”的声誉来包装，就会抬高商品的档次。这种感觉也不赖啊。

的确，“红房子”的商标只要嵌在和多田的家具上，它的价值就会得到飙升。但是，与大型百货商店联合，让自己余生的消遣走上商业利润的轨迹，和多田对此颇感踌躇。

面对中森热切地劝说，那种踌躇使他不能马上作出答复。

在中森的身上，另有一个不可信赖之处。眼下和多田的家具符合时尚在社会上广受欢迎，因此他乞怜地摇着尾巴来了，如果销售不出，他肯定会理也不理。和多田能看出他的那副德性。

中森目光犀利，唇角勒紧，长着一副刚毅的面容，是一个颇受女性青睐的美男子，同时他反应极其敏捷。听说在公司内人们都喊他“剃刀中森”。上司也说他走的是出人头地的最短路线。

长年在公司里坐冷板凳的和多田，能在中森的身后看到被斩下的累累白骨。

应该说这是坐冷板凳坐出来的功夫吧。和多田知道在佼佼者的荣誉背后，有着众多支撑佼佼者的牺牲者。白领要往上爬，就必须踩着同伴的尸体。

中森在学生时代爱好登山，曾在登山时因冻伤失去了左手食指和中指的指尖。

“外表像个二流子，所以我从不提起。我的手指不能用力，连登山绳也握不住了。”

中森毫不掩饰失去的指尖说道，但他的表情上的确有着那种无赖似的气质。实际上就是那种气质才使得和多田望而却步的。在“红房子”，营业部门按商品类别划分，各营业部拥有商品选择、样品收集到采购、销售的权利。掌握那种权利的，就是营业部部长。

如果能阻止其他公司追随开发或引进特色商品，就是营业部部长的功劳。

和多田不想使自己好不容易梅开二度的人生证明，给中森当做博得观众喝彩的道具。

“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，还是‘红房子’这块招牌够不上你的档次啊！”中森极不耐烦地说道。

和多田听到这话时，觉悟到中森这个人物终究是一个“剃刀”而不是“斧子”。剃刀不能用来砍大树。

中森如果真有手腕，就不会流露于外表。只要表示出自己的强干，他就已经不精明。中森能爬到这个地位，也许是因为他运气好。这种类型的人容易在某些地方跌跟头。和多田能看出这一点，也是靠着 he 到了这把年龄能“平淡”结束的缘故。

中森急于求成，还丝毫没有着落便迫不及待地显耀“红房子”的名声和权威。对待一头狼用不着如此接近，否则会适得其反。无拘无束地生存着的一头狼，会对组织（群体）怀有由衷的厌恶感。

何况和多田长年归属组织，好不容易才从那里解脱出来。对组织的结构和节奏了解得实在太清楚了。他最反感的就是对方以组织的权威和声誉趾高气扬。

那种东西对此刻的和多田产生不了任何影响。正因为了解那种权威和强悍，所以对那些依赖虎威的“狐狸”只能感到恶心。

“不是不够档次。即使不归属‘红房子’，我的家具也能卖出去。”和多田克制着自己的气恼，委婉地说道。

“现在好卖，所以没问题，不知何时风向会变啊！因为顾客都是反复无常的。让先生的家具在我们这里长期出售，遇上风雨也容易躲到大伞底下啊。”

中森的话令和多田越听越生气。和多田心想，这个人不像传说中那么精明。

“如果风向转变，无论躲进什么伞下，风雨都会刮进来。你的诚意我非常感谢，就让我一个人慢慢地做着应付订货吧。”

和多田干脆拒绝了。中森好像很失望。

“我还没有死心。我还会来打搅你的。”他垂头丧气地站起身离去。

原因果真在和多田的身上。他感到心里很闷。这时，他看见一个年轻女人走到灵柩前点香。她穿着西式丧服，他从侧面望去，感到她的那张脸在哪里见过。

女人点燃香合起双手伫立了片刻。她的身影极其怆然，有一种黯然销魂的感觉。女人终于放下双手准备从灵柩前离去。她一瞬间朝和多田的方向转过脸去。他的记忆完全苏醒了。她是“手帕女”！她从M车站上车，每天早晨朝着野际纓的房子挥动手帕。她现在成了中森则男守灵的客人，给他的灵柩点香。

她和中森是什么关系？和多田正感惊讶时，她像是对什么人似的随便鞠了一躬便急急离去。在她离去后，和多田若无其事地向中森的亲属打听女人的名字，但没有人知道。亲属还以为她是与公司有关的人，但问问公司里的人，也没有人认识她。

和多田还参加了第二天的告别仪式，但没有再见到“手帕女”的身影。她只是在守夜时来悼念一下。

中森的葬礼结束后，和多田的脑海里仍时常浮现出“手帕女”的身影。她从野际纓被杀、那幢房子被烧那天起就去向不明了。

案犯被逮捕后没有承认抢劫杀人的罪行就被起诉，眼下正在审理之中。

和多田认为她的失踪和野际纓遭抢被杀不是巧合。被抓获的案犯只承认放火烧房。杀害野际抢钱的真正凶手另有他人。和多田总觉得，即使“手帕女”不是真正的凶手，至少她与事件的真相有着某种关联，否则案发和她的失踪不可能如此凑巧。

假设她是事件的关联人物……生前与她有着某种联系的中森每隔多长时间与她见面？

和多田的联想无止境地伸展着。他不知不觉地将中森通过“手帕女”与野际纓联结起来。好像连环锁一样，野际和中森通过她的一环有了联系。

联想至此，和多田大吃一惊。他发现之前的推理也许存在一个很大的错误。

“手帕女”真的是朝着野际纓的家挥动手帕吗？难道仅仅只是像和多田任意想象的那样吗？

联结两者的，是野际家里的镜子。女白领挥动手帕时，镜子反射出光芒，因此就解释为野际躺在床上看到了女白领的手帕。这也可能是老姬躺在床上为了消除无聊才放置的。躺在床上看到的，不一定只是女白领的手帕。

电气列车开出M车站驶过野际家边上时，速度已经很快。手帕在靠近野际家的前后都在挥动着。那段距离大约有一百米左右。至少在这段距离里，能看到手帕挥动的房子有很多。

可见，能看到女白领挥动手帕的房子，全都可能在接受她的暗号。

如果她不是朝着野际纓挥动手帕，那么是向谁挥动呢？

而且，这表示什么意思？和多田疑窦丛生。

7

和多田又去了趟M市。现在他感到有些骑虎难下。他有着一个大致的调查方向。

M车站前有几家不动产中介商。不动产商租借一间房间当做事务所，外面贴满了附有住宅条件的出租房屋图案。推开门，照例都设有一张放电话机的写字桌和沙发围起来的接待角，墙壁上堂而皇之地挂着写有“宅地建筑物交易业协会会员都知事第××号”等的匾额。

和多田拿出一张相片询问有没有为相片上的人介绍过房屋。相片上的人是中森则男。这是和多田从中森的未亡人那里要来的，说无论如何想要一张遗像作为纪念。

走到第三家不动产商那里时对方有了反馈信息。不动产商看着相片说道：“这个人，我们给他介绍了太阳花园啊！”

“太阳花园在哪里？”

和多田探出了身子。

“那是一幢出租公寓，在车站前沿着铁道往上走二百米左右，就在铁道边，是四层楼建筑，外墙是橙色，你一眼就能看到。”

“他是什么时候住到太阳花园里去的？”

和多田紧接着一问，对方便露出了笑意：“那是他为情人租的房子，他并不在此生活。”

“哈哈。”

“这很常见吧。为了与情人约会，为了省去情侣旅馆的费用，需要有一个固定的场所。”

“那么，女人也一起来的？”

“完全相反啊。”

“完全相反？”

“是男人跟着女人来的。”

“嘿！是吗？你怎么知道是为情人租房？”

“一眼就看出来了！情人房一般都离车站较近，带卫生设备，一间房，能保证隐私。头等大事就是打听采光好不好，超市在哪里等。”

不出所料，中森在M市与女人悄悄地筑起爱巢。中森的家与爱巢之间用一条私营铁道连接着，无论从哪一边上车，快车都会停车。尽管有些距离，但乘车时间大约十五分钟左右。

真是用心良苦，将爱巢建在离自己的家偏向郊外的地方。如果离闹市区近，被妻子发现的危险性很大，朝偏远的方向去，只要没有特别的事情，她们一般很少去那里。

都下M市也属于东京，但感觉上好像与东京的领地不相毗连，地处神奈川县内，称为“飞地”。私营铁道渡过多摩川进入神奈川县以后再进入都下，因此仿佛是从东京圈内被割离开来似的。